



【岁月留痕】

漫话秫秫

□高军

我们这儿很久以来一直把高粱叫作秫秫，称之为高粱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。小时候，我并没有吃过几次秫秫煎饼，但这种粮食作物与我家的生活还是很密切。至今回想起来，仍对它有一种膜拜情结。

查阅《说文解字》发现已收有“秫”这个字，从陶渊明一直到清代，很多诗人都吟咏过秫秫，说明至迟汉代已普遍种植，栽培历史悠久。同时也说明，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，一直是主要食粮和酿酒原料。

回想一下，小时候我们这儿共种植有四种秫秫。最常见的是普通秫秫，秸秆不高不矮，穗儿紧密粗壮，红色籽粒，主要是用作食粮的。还有两种叫络子秫秫，秸秆一种是淡淡的黄橙色，一种是淡淡的红紫色，它们的特色是长得又高又细，穗儿稀、散，高粱粒白色。由于秫秫最底部节上会生出很多支撑根，尽管长得很高，一般情况也是不会倒伏。还有一种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推广的低矮品种，大家叫它“母猪够”。这么土的名称有两个意思，一是猪抬腿就能够到穗子，一是品质差到猪都不喜欢吃。这种秫秫秸秆低矮，分蘖多，结穗多，籽粒也是白色的，秫秫卧儿(果皮外壳)和籽粒很难分离，主要用于酿酒。

种植红紫色络子秫秫主要是为办理红公事(喜事)用的。村里一对新人结婚，就会引得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去看热闹。那时候盖的新房都是三间一统着，结婚前需要根据两人的出生八字查日子决定何时过门、何处安床大吉后，才开始用红络子秫秸扎帐子，隔出一间里屋来作为婚房。红秫秸站立着，用上中下几层草绳系结实，留门的地方也是由红秫秸做出的。新人床上的席子，更是用这种红秫秸破成篾子后，与淡黄橙色篾子编织成的新婚用席，上面会有红紫色络子秫秫编织成的双喜字等吉祥图案，显得很好看。新娘坐在床上后，我们会到处乱跑，一会儿出了院子，一会儿又来到红秫秸帐子前，从缝隙里看一眼新娘子，嘴里就唱起童谣来：“红秫秸，扎帐子，快来看看新娘子，到底是样子(好看)不样子？”新娘有时会抬头看一眼，脸色红红的，很幸福的样子。那些忙碌着的大人，是没有人搭理我们这些毛孩子的，唱不几声也就没劲儿了，又跑到别处去玩了。

到现在我还是较固执地认为，秫秫是和日常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农作物。秫秫粒可以加水研磨成糊糊，摊煎饼。黑红色的一两个秫秫卧儿偶尔会留在煎饼上，尽管不能吃入肚子，

却也增加了层次感和美观度。也可加工成碎面，贴成饼子，做成粥等。

除了吃以外，很多日常生活用品也是用秫秫制成的。

秫秫卧儿较硬，可以填充枕头，能够有效改善婴儿头形，大人枕着也生态环保。记得小时候枕头破个洞，淌出来的大多是秫秫卧儿。去掉秫秫籽粒的穗儿带着莖子可以扎成较高的站笤帚和较短的炊帚，用来扫地和刷锅，都很顺手好使。

家中秫秫莖子制品大都是由淡黄橙色络子秫秫秸秆制成。将莖子横竖两层穿起来，切掉边角成为圆形，就可以根据大小盖缸、盖盆、盖锅等，我们叫作盖顶儿，非常实用。厨房里用的篦子，同样由秫秫莖子制成，留出的多处莖子粗细的透气孔，是在缝制过程中挑选莖子边角料钉进去形成的，两头儿再缝制上提手就行了。也可以用秫秫莖子制成正方形、长方形的器物，用玉米皮编成略粗一些的草绳，或还是用秫秫莖子，钉在边上制成簸箕形状，有放物、晾晒多种用途。巧手的人还能用秫秫莖子制成提篮，加上提把儿，非常美观实用。

小时候，我捞鱼虾的笊篱也是用秫秫莖子制成的。提着个小笊桶到山涧小溪旁，伸入清澈的溪流中舀出一笊篱水来，待水漏尽，里面剩下的就是小鱼和小虾。单纯用手是很难抓住鱼虾的，多亏了秫秫莖子笊篱，能够让我打一次牙祭解解馋。

那时候，我们这儿种植最多的是地瓜，可用地瓜淀粉制粉皮。而晾晒粉皮的半米宽、几米长的粉皮笆子都是用秫秫编成的，一旦有风雨能非常方便地直接摞起来收入屋中。秫秸制作的四方形箔可以晾晒花生、瓜干、柿饼等，当然也可以晾晒粉皮，只是天气有变化的话不易收拢。让秫秸箔站起来围成一个圆柱形，离地二三十厘米，横插出底盘来，就可以装入花生、地瓜干等，顶上覆盖一个圆锥形麦秸团瓢顶，就是一个粮食栈子，有利于通风，不会变质霉烂。

包括这种淡黄橙色络子秫秫秸秆，和作为食粮种植的那种日常秫秫秸，还可以扎成小腿粗细的长条，盖房子时密密排列成屋笆。我们这儿的房子一般只有木头梁和几根檩条组成架构，不再排列上木质椽子，所以用秫秫秸扎成的长条，就起到了椽子和屋笆的双重作用。

已经进入小县城很多年，我的家中还有很多用秫秫莖子和穗子制成的多种日常用具，也时常购买秫秫面粉做粥，经常购买秫秫煎饼等，所以对这种粮食作物怎能不充满感情呢！

□紫苏

茶，我所爱也；书，亦我所爱也。书可悦目，茶可悦心。

一天的光阴，我独独喜欢晚上，因为白天的我，并不完全属于我，属于忙碌的工作，属于三餐的厨房，属于奔波的脚步；属于喧嚣，属于琐碎，属于匆忙。

于我而言，晚上才是一天的开始。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打开书房的灯，拉上长长的落地窗帘，沐手焚香，煮一壶茶，翻开书，我，就是另外一个我了。

茶与书，是我不能割舍的鱼与熊掌。喝茶提神醒脑，让我思路更加清新，而读书，则是为了给干涸已久的心灵充电续航。

在一天天的香雾氤氲里，我读诗经，读三国，读红楼。又因为书里涉及太多文史知识，于是又从历史读起，近日开始啃《史记》和《资治通鉴》。厚厚的二十本啊，从第一本开始，不着急，总要慢慢啃，才能读出其中的味道。

浩如烟海的书籍里，我更喜欢读古典文学。起初也是读得磕磕绊绊，感觉有些晦涩难懂。其实只是不习惯而已，毕竟古人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我们现在不一样。等慢慢习惯了，就会发现，其实也没那么难，也因此爱上古文，并且欲罢不能。毕竟无古又何成今？

古文的表达，通常比现

□王晓燕

亲戚送来一些老家的红薯，在这寒意袭人的傍晚，煮上一锅红薯粥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安妥。家乡的红薯土疙瘩一般，长相粗糙，质地坚硬，但若熟透泡在米汤里，那白瓢就变成了面糊状，比板栗还要香甜。米和薯都是泥土里长出来的食物，没有人拒绝得了这来自大地的恩赐。

父辈们对红薯有极深的感情，困难时期产量高的红薯是救命粮，小说《活着》里福贵的哑女为了一块地瓜能和人拼命。到我们这一代，红薯已经是锦上添花的粗粮了。口袋里揣几个热乎乎的蒸红薯，上学路上边走边吃，那份甜美和读书的滋味有几分相似。记得我念师范时，同学阿芝带的零食是红薯干。这种薯干做法极简单，红薯煮熟后切成方块长条，晒干即成。大概是因为山里的土壤好，她母亲做的薯干软糯清香。有个阿婆经常来寝室兜售各种小零食，阿芝从不为所动，别的女生吃话梅、葡萄干，她就嚼她的红薯干，一边埋头认真写读书笔记。若干年后，这位山里妹子考研去了上海，成为我们班学历最高的人，我觉得简素的红薯干功不可没。

关于吃红薯，又想到我的同事小霞。那时候我们刚

在更含蓄，比如《诗经》里喜欢一个人，“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悦君兮君不知”。而不是说：帅哥，我好喜欢你啊。思念一个人，宋词里也不会直接说“我想你”，而是说“君住长江头，妾住长江尾，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一江水”。这是古文的浪漫之美，韵味美和意境美兼而有之，让人惊艳的同时忍不住惊叹！

开卷有益，读书，总归是好的。读已读之书，如遇故交；读未读之书，如遇新朋。负荆请罪的武将廉颇，宽容有怀的文臣蔣相如，当我在《史记》里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感觉是那么亲切。上学的时候不懂将相和的雅量有多重要，如今再读，才知这情怀乃家国大义啊。

史书读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，有的章节比较易懂，有的章节则比较费琢磨。有时候读着读着，难免会倦意袭来，起来伸个懒腰，轻啜一口茶。茶香温润，神清气爽，驱走淡淡的倦意，思路也便又接续上了。

只读书没有茶，就会少了很多意趣；只喝茶不读书，又会感觉有些空虚。一边读书，一边喝茶是最妙的，茶香书香两相宜，茶书相伴两不倦。

茶书不倦，是属于一个人的孤寂与繁华。与书倾情，酸甜甘苦蕴隐于茶味之中；与茶相伴，浮浮沉沉着静心与雅意。一杯香茗常相伴，一页一页读此生。

毕业参加工作，工资很低，为了省钱，我俩结伴到小镇上花三十元钱买回百斤红薯。每天傍晚，小霞给煤炉生火，淘米，洗红薯，熬粥。当红薯的香味弥漫在大院里，我和另外两个年轻同事也拿着碗去凑热闹。说说笑笑间，一碗滚烫的红薯粥驱散了寒意和冷寂。彼时，小霞刚刚失去了母亲，瘦弱的她担起了抚养弟妹的重任，是红薯粥温暖了那个冬天。

学校对面有卖烤红薯的，那香味永远就勾着你。摊主是位高个子的中年妇女，因为常买她家的红薯，见了面就像熟人一样笑笑。有一次我下班时，看见一个穿着校服的男孩站在她身旁。男孩大方地替她卖红薯，她拿着饭盒在吃晚饭。我问，儿子？她略带羞涩地点点头。我知道了她是一位陪读的母亲，有个懂事又优秀的儿子。难怪她烤的红薯甜如蜜，想来心里充满爱意的人，做出的食物都带着幸福的味道吧。

我喜欢红薯，不仅是因为它的香甜绵软，还有关于它的许多记忆：和父母一起挖红薯，和伙伴们在火堆里烤红薯，和外婆一起搓薯粉熬糖丝，和女儿在雪地里捧着一块冒着热气的红薯分享……那些萦绕在岁月里的绵绵薯香，都是让人舍不掉的美好故事。